

中興詩稿

毛澤東
周樹人
徐志摩
胡適
朱自清
林語堂

贈閱

中興詩稿

壬申仲夏
張詠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山河改
萬物始更新





目 录

(18) 代序：怀念中典老人.....	陈秉超 (1)
(18) 坚持党的信念，一心为党工作.....	唐宦存 (5)
(18) 罗中典传.....	李萱华 (11)
(18) 花.....	(16)
(18) 月.....	(18)
(18) 亿起了我的祖母.....	(19)
(18) 杂吟 (三首)	(21)
(18) 生日有感 (对联一首、诗一首)	(22)
(18) 暮秋书怀 (二首)	(23)
(18) 无题 (三首)	(23)
(18) 赠丙彝兄 (三首)	(24)
(18) 除害迎新年.....	(25)
(18) 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26)
(18) 痛击“四人帮”.....	(26)
(18) 雁鱼锦 (王洪)	(27)
(18) 朝天子 (张春林)	(28)
(18) 朝元歌 (江青)	(28)
(18) 喜迁莺 (姚文元)	(28)
(18) 水仙子 (四人帮)	(29)
(18) 囚徒.....	(29)

一九七六年前后诗词草稿

春节赴合见闻所及成俚句十首

一	涪江大桥	(30)
二	北门新象	(30)
三	赞合川一少年	(31)
四	利泽中学	(31)
五	车中看南坝	(31)
六	有客查合川古迹	(32)
七	点穴疗法	(32)
八	老当亦壮	(32)
九	满招损	(32)
十	潘医生	(33)
	丙辰春节北碚竹枝十首	(33)
	丁巳春节北碚竹枝十首	(35)
	水调歌头 (丙辰元旦登缙云山)	(37)
	丙辰元旦结伴再登缙云山 (四首)	(37)
	缙云之游有感	(38)
	七六年四月七日同长女登狮子峰	(39)
	有客来	(40)
	题小照 (为退休证摄)	(40)
	退休偶成	(40)
	运煤球	(40)
	拜隐士 (写于黑云汹涌之年)	(41)
有	怀	(41)
得	瓜	(41)

丝瓜花	(42)
摘新蔬	(42)
石龙影身洞十梦	(42)
歌颂粉碎“四人帮”的领袖	(44)
喜迎春	(44)
丁巳春日怀诸革命老同志(三首)	(44)
贺友人得新居	(45)
谢友人	(45)
报载南充大桥通车回忆四十年前到川北情景戏成 三绝	(45)
怀念陈老源生	(46)
景 眩	(46)
辛酉大水长歌	(46)
灾民抒怀	(49)
一 援溺	(49)
二 空投	(49)
三 让居	(49)
四 抢险	(50)
五 预报	(50)
六 善后	(50)
懋壁六旬诞辰(三首)	(50)
悼张博和校长(八首)	(51)
兼善中学校庆献词	(53)
病 中 吟	
八十五岁生日抒怀	(53)

谢陆老师走访问疾	(54)
抗战中	(54)
渝州相会	(54)
关心张老病癌(二首)	(55)
朱总夫人康克清关心遗孤	(55)
谢绍稚	(55)
为少驹耳顺之期祝词	(56)
春节有感	(56)
梦东渡大桥	(57)
先祖遗风	(57)
名声侄五五寿庆	(57)
喜看电视《张仲景》题赠张文学医师	(58)
赠唐宦存同志	(58)
闻合川简师1—9班集会抒怀(三首)	(58)
北溪来访有感(二首)	(61)
送克强夫妇父子返吉林(三首)	(61)
景涛夫妇太原来(二首)	(61)
赠少驹(二首)	(61)
 附：联语挽联	(62)
(一)(二)(三)(四)(五)(六)赠唐宦存同志	(63)
(七)(八)(九)赠答相舜同志	(64)
后记	杨懋墅 (65)

怀念中典老人

(代序)

陈秉超

我和中典老人相识是在一九五〇年元旦，当时我由重庆市分配到北碚军管分会文教接管部，与他一起工作。我那时才十八、九岁，而他已快满五十岁了。他解放前在地下党时，长期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曾先后在合川瑞山小学、合川师范、重庆宏育中学、文德女中等校任教。在合川时编过《合川日报》，到北碚后担任过民众教育馆馆长，一九四七年起又主编《嘉陵江日报》（后改为《北碚日报》）直到解放。他是教育和新闻界的前辈。我在上海念书时，也是学新闻的，所以一见如故，并共同筹划出版了北碚解放后第一张报纸，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下去，而从此以后，我俩就成了莫逆之交。

虽然我不是他“授业”学生，但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对待。他教过的学生，遍及全川，比我年长的很多，大家都很尊敬他，都称呼他为“罗老”。

一九五〇年三月， he 去当时的北碚行政管理处（后为北碚市政府）文教科负责，我则到区委宣传部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共同合作组建了北碚川剧团。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我被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而 he 早在审干时就被戴上“莫须有”的嫌疑，被“冷处理”了。以后，我们就很

少来往，只知道他一会儿被调去这个中学工作，一会儿又被调去那个中学任教。一九五九年五月，北碚图书馆老馆长、他的挚友张从吾老先生重病后，他被调去担任馆长，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中典老人是我区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建立实验区特支时的第一任书记，但他从不对人夸耀此事。我过去也只知道他是合川和北碚地下党的，直到一九八四年开始编写地方组织史资料，查阅档案时，才知道此事。我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说：“我没有为党做什么工作，过去的事不值得多提了！”

他知识渊博，勤学好读，特别对合川和北碚的掌故知之甚多，人称“活辞典”。他虽出生在合川，但大半生都是在北碚渡过的，所以对北碚感情深厚。作为晚辈，我经常向他请教，他则有问必答，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我对北碚的认识，最早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中典老人在一九二六年就曾参加过地下党，是我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白色恐怖下，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利用办学和办报的机会，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一九三八年一月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写信答复他关于张国焘叛逃和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不少有志青年，在他指引和帮助下纷纷奔向延安，有的成了当今国家的栋梁。可他从不居功自傲，按他的资历、学历、能力，可以为党为人民作更多的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相识四十多年，从没有见到他流露过组织对自己安排的不满情绪，总是默默无闻的耕耘。八十年代初，他的“嫌疑”澄清了，党龄也确认了，但已是八旬老人了。我曾问他还有什么

未尽之事，他只说：“我这辈子总想为北碚编一部地方志。”当他看到友人从美国带回来由台湾出版的《北碚九志》时，十分气愤，他说，“他们把解放前积累起来的一些材料带走了，我们要有志气，编一部比他们好得多的北碚地方志。”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呼吁。1984年我接任北碚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后，被他这种精神感动了，终于在区委领导下，横下一条心，组织了一个得力班子，加紧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经常对我说：“我希望在见到马克思之前能看到《北碚志》的出版。”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部全新的《北碚志》终于出版了。其时，他已双目失明，当他捧到沉甸甸的这部新书时，十分激动，他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要夫人杨茂墅同志一句一句念给他听，这段时期，是他在病榻上最兴奋的时期。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旬，我因事外出，临行前我去看望他，杨茂墅同志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断断续续好象说：“我没有为党做什么工作，很内疚。”我劝他好好保重身体，当时我们估计老人可能熬得过冬天。不料这次会面，竟成了永别，待我十一月下旬返碚时，老人已经去世，终年九十岁。据杨茂墅同志说，老人弥留之际，还说要见我，而我那时却在千里之外，想起这件事，至今还有“不远游”之遗憾。

从我和中典老人四十多年的接触中，从他那里我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人格。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可贵品质。

我们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忠贞不渝，不为名，不计利，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同志，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而能做到历经沧桑，屹立世界，红旗飘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说：“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战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代价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打了败仗，死了许多将士的统帅，要被撤职，受处分，而打了胜仗的统帅，则被加官晋级，但你知不知道，虽然打了胜仗，同样要死去许多将士，甚至有的比打败仗时死得更多，难道就此你能否认他们的功勋吗？

我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有能力、有胆识，能够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象中典老人那样，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默默无闻、忠心耿耿工作的普通党员。因此，中国神州大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一定会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

中典老人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一年来我总想为他写点什么，但提起笔来，思绪万千，又不知从何下笔。现乘杨茂墅同志准备为老人周年祭日，出版他的诗词遗稿之际，写了以上一些并凝成以下两句，作为晚辈对中典老人一片怀念之情：

嘉陵滔滔，涪水茫茫，九旬风雨，毕生坎坷，伟大寓于平凡之中；

缙云苍苍，温泉潺潺，一身清贫，两袖清风，高节亮于朴实之上。

1992年5月1日

坚持党的信念，一心为党工作

唐 宣 存

罗中典是对北碚地方影响很大的一位老同志。他一生经历了九十个春秋，大半时间是在北碚度过的。他对北碚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北碚党组织最早的负责人之一，培养发展了许多党员，教育了大量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党作出了贡献。罗中典对北碚的教育文化事业，亦作出了重大成绩，是抗战初期的民教馆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北碚日报》编辑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组织川剧和现代剧演出，还发表了许多有关乡村建设方面的文章。

我入党的介绍人刘石泉，是罗中典的好友，但解放前，我并不认识罗中典，我是在北碚解放不久的会师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我负责区文教科工作时，他是北碚图书馆馆长，因工作关系，我们就接触多了。1980年底以后，编修《北碚地方志》时，有一段时期，他与我共同负责，朝夕相处，对我很有帮助。我到区委党史办后，许多事情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主动相助。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互相交往是密切的。罗中典一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光明磊落、诚诚恳恳、艰苦卓绝，自我牺牲、坎坎坷坷。他的好思想、好作风，深深教育了我、感动了我，为我所学习。

罗中典同志与我相处的日子里，给我谈的很多，其中最

重要的是关于入党和找党问题。在找党的过程中，反映出罗中典同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对党的赤胆忠诚。

1926年2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这是四川省级党组织。地委派党员到全省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这时，罗中典在合川县渭溪复兴小学任教。他与学校进步教师一起，积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军阀内战，主张北伐。党发现罗中典表现得很好，合川县党组织就发展罗中典入党。以后又派肖大章与罗联系。罗中典入党后，团结教师和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由于罗中典在这里工作做得好，有了群众基础，又有干部条件，党派人到渭溪成立了左派国民党区分部，并调罗中典到区分部工作。他热情的投入到拥护北伐宣传活动中，去街头茶馆演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反对英国兵舰炮打万县居民，反对英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还领导群众到渭溪把帝国主义办的教堂砸了。

渭溪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不久，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派赵唯平到合川，帮助成立了合川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罗中典又被调到县党部工作。就在这个重要时刻，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国民党右派得势，四川军阀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合川左派国民党县党部被迫停止活动，赵唯平离开合川，罗中典又只好回到复兴小学任教，并保护了县党部的几个同志到小学暂避。

“三·三一”惨案后，一片白色恐怖，有的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与罗中典一起入党的两人向反动派自首，在《合川日报》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而罗中典则坚信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共产党只是暂时受到挫折，象太阳一样，共产党继续存在，但这时罗中典与党的联系中断了，原来的领导人走了，也没有新的领导人来接头。他在合川找不到党，1929年就到成都、重庆、南京等地，通过进步关系找党，但终于没有找到。1930年又回到合川，继续在学校任教，并进行进步活动。这时，军阀杨森的部队驻守合川，一个旅长扬言要逮捕他，罗的挚友张从吾得知此消息，转告了他，才幸免于难，他逃去重庆、内江等地隐蔽。

罗中典与党失掉联系，就象孩子失去母亲，但他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他坚信党总是会找到的。

罗中典在找党的过程中，来到北碚。会见了卢子英。卢子英过去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虽失掉了联系，但与党还有一些感情，北碚搞乡村建设实验，正需要人才。卢子英要求罗到北碚工作，卢作孚也知道罗中典是合川青年中的活跃人物，也同意罗到北碚工作，先任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后当主任，以后改任民众教育馆任馆长。

罗中典到北碚后，1935年12月29日开始掀起了全国性抗日学生运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合抗日。罗中典利用掌握的民众教育馆的职权，大力开展群众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当时北碚教育文化科研系统一批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结合在一起，如刘忠义、席纪仁、曾仲牧、陈以承等，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并把学校中的进步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街道演出。

漆鲁鱼在重庆组织救国会，1937年罗中典与漆鲁鱼取得联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后，罗中典与办事处的周怡有

了联系，并转递了张从吾给朱德的信。这时，罗中典与党联系上了，但还没有解决党籍问题。漆鲁鱼和周怡都知道罗中典是失掉联系的老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下，罗中典放手大干，与刘忠义、刘文襄、周远侯等一起，在北碚建立救国会，培养、动员、支持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去延安和抗日前线；积极发行销售《新华日报》等党的刊物，开展对北碚行政当局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写信到在武汉发行的《新华日报》社，询问有关统战问题和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得到周恩来详细的亲笔回信，罗收到周恩来的信后非常高兴，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8月，解决了党籍。负责并担任了北碚实验区党组织负责人。

这年的秋天，合川石龙乡有80多位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共同签名，希望罗中典回去办教育，经党组织同意，罗中典回去任石龙乡小学校长，并兼任石龙乡乡长。以后北碚中心县委又派了一批与罗中典同时入党的同志去合川县委工作，他们结合在一起，把合川各方面党的工作搞得很好，很活跃。

1941年初，罗中典党的关系又断了，这是由于当时县委不了解情况，以“莫须有”的错误加在他身上，也没有告诉本人。

罗中典党性原则强，党的信念坚定，为党工作热情，关系虽然断了，还继续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负责精神在工作，他在中学任教，《合川日报》当编辑，做了许多革命工作。

1947年秋，卢子英又邀请罗中典到北碚工作，担任《嘉陵江日报》编辑主任。罗中典到《嘉陵江日报》负责编辑工作

后，很自然的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原在北碚的一批共产党员，如李家庆、杨剑秋、刘文襄、周人举等，都主动接触，在合川的一些党员，如刘石泉、王伦等，也到北碚找他支持工作。他们都知道罗中典曾是共产党员，失掉联系后，又坚持党的原则。北区工委书记齐亮派聂敬民到北碚工作。成立了中共北碚文化特支后，又恢复了罗中典的党籍，准备以《嘉陵江日报》为基础，建立一个与延安通话的电台，后因不懂电讯技术，只好通过收听延安新闻，以传播党中央的指示。在“挺进报事件”后，罗中典党的关系转由中共北碚特支书记喻晓晴领导，在特支的领导下，他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风险、不怕困难。他支持华蓥山武装起义，在经济上帮助参加起义的同志，起义失败后，隐蔽撤退到北碚的同志，由他负责供应吃住，帮助转移，并积极支持大明纺织厂、天府煤矿的罢工斗争，报导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支持农民运动，报导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宣传“二五减租”，揭露批驳“二五减租”中地主的欺骗花招，支持“四·二一”学生运动，促进反饥饿、争温饱斗争的发展。所有这些工作，是罗中典在党的领导下，主动与工厂、农村、学校中的共产党员配合进行的。

一九四九年春夏，当上级指示准备迎接解放，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大搞调查研究，掌握北碚的实况时，罗中典又积极做卢子英的工作。通过《北碚日报》登载各大单位的概况，配合和促进了调查研究和护厂护校的进行。当卢子英带领武装队伍向解放军投诚，迎接解放军进碚时，罗中典是地下党的代表，他与梁漱溟、卢子英等北碚上层人士一起，去天生桥迎接解放军。

罗中典是个老党员，但由于三次入党，两次脱党，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在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受到审查，但罗中典能够正确对待，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党的思想信念，实事求是，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教育文化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贡献。罗中典这种品格是很宝贵的，是经受了考验的。

罗中典九十个春秋的生活，是坎坷的，他去世一周年了，我们怀念他，学习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不变色。

1992年5月17日